

特稿

是谁捏造了“西门庆故里”

本报记者 熊雯



夜色中的山东阳谷狮子楼带着些盛世浮华的意味，然而在《水浒传》中，却是西门庆亡命之地。



山东临清某“运河文化资料馆”中的《金瓶梅》微缩景观，门前展现的是西门庆娶潘金莲的情景。



风景秀丽的徽州村落西溪南古村如今也是被与西门庆挂上了钩。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作为小说形象的“西门庆”居然狠狠地火了一把。原因几乎人尽皆知——有学者撰文称山东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黄山三省三地争夺西门庆故里的故里。这篇名为《西门庆故里：野百合也有春天》的文章，由天津市历史学学会理事裴钰5月4日发表在《中国经济周刊》上，也是他“名人故里争夺战”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文章用调侃的笔调指出，山东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黄山市徽州三地区，各投入巨款为西门庆建故居和旅游区，“旗帜鲜明、声势浩大地打造‘西门庆故里’”。消息一出，网上网下立刻一片哗然。诸多媒体、文化人士、网民等纷纷举起反封建反恶俗反糟粕的大旗，义愤填膺地以舆论“围剿”这三个似乎竞相举起“西门庆故里”招牌的县市。

然而，当我们求证、调查之时，三地全部强烈否认有任何“争夺”西门庆故里的意向。

阳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济强说，阳谷从来没提过打造西门庆品牌，甚至想都没想过。临清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则表示，对所谓“西门庆故里”没有任何投资、没有任何建设、没有任何活动、没有任何竞争。安徽黄山市徽州西溪南镇党委书记江海说，“争西门庆故里”的文章是有人坐在家“想”出来的，没有事实证据，文章中当地投资2000万

历史巨著利用文章”，并无任何有关“西门庆故里”的字眼。唯一能勉强沾边或能联想的是“搞好景区二期工程和狮子楼二期工程开发，建设阳谷名吃一条街、紫石步行街等宋式建筑，完善配套设施建设”这样的字句。

长达万言的《临清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09-2015年)》，也只是在表述该市特色文化时提了一句“以《水浒传》、《金瓶梅》、《老残游记》、《三言二拍》等为代表的名著文化”。记者注意到，作为8种特色文化之一，“名著文化”一项被列在第7位，仅位于“饮食文化”之前。在该地实施文化产业集群建设的计划里，并无所谓占地8公顷的“金瓶梅文化旅游区”项目，在临清招商网上，也已毫无该项目的踪迹。

黄山市徽州西溪南镇党委书记江海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表示，2006年，曾有媒体报道称黄山市用2000万元打造“西门庆故里”，并于“五一”对外开放，他认为这是纯属假新闻。所谓的景区事实上就是整个西溪南古村，按当地人的说法，叫“景村合一”。一直被诟病的《金瓶梅》遗址公园，其实是指景区内“果园”，明嘉靖年间盐商吴天行的私家庭院，据说与《金瓶梅》中描述的場景相似。当年那位本土学者正是据此认定西门庆的原型就是徽商吴天行。

此外，裴钰文中所说的该地

谷人义愤填膺地撰文表示，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作者断章取义，“或者作者认为《金瓶梅》=西门庆?……是作者对‘西门庆故里’感兴趣，而非阳谷。”文中指出，阳谷的狮子楼旅游区虽然有王婆茶坊、武大郎家、姚二银铺和西门庆的生药铺、绸缎庄等建筑，但都是依据《水浒传》中的描述而建的，目的是为了再现小说中描述的场景，让游客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一个完整的故事不只是描写正面人物，还需要反面形象来衬托，人文景观也是如此，杭州岳王墓前不是还有秦桧、王氏的雕像么?”他相信游览过狮子楼的游客都能被武松斗杀西门庆的英雄气概和正义豪情的人文精神所感染。

尽管阳谷、临清、黄山的政府、网友均澄清未曾争夺“西门庆故里”，但一些不明真相也不做深入了解的“批评家”依然不依不饶地进行着口诛笔伐，那些辩解也就随之被淹没在横飞的口水之中……

当然，也不乏理性者与较真者，有网友即在网发表评论称：“西门庆项目”的外延之小与“金瓶梅文化旅游区项目”的外延之大，稍微有点逻辑常识的人都会比较出来。也有人直指：“西门庆故里之争”只不过是某些所谓“人文学者”为了哗众取宠、提高自己知名度所制造的噱头而已。

对于三地的否认，裴钰坚称，自己的文章是符合事实的。他有关“西门庆故里”之争的文章声称是基于近10年来的“故里经济”的历史性梳理，依照历史的脉络，经过科学整理，严谨处理的，自以为历史发展的事实很清楚。

但当他通过博客留言询问开发《金瓶梅》景区是否等同于争夺“西门庆故里”时，裴钰竟不正面回应，表示“不要断章取义，不要道听途说”，看他的文章便知。当记者再问及他是否去过阳谷、临清等地实地调查时，他随即关闭了博客评论和留言，不再回应。

原是祸起《金瓶梅》

无论否认与否，“恶名”显然是已然远播了，“西门庆故里”这一称号恐怕是要伴随此地一段时间了。

是谁捏造了“西门庆故里”?是谁将污水故意泼向这些地方?

因经济利益而起的故里之争由来已久，大家均已见怪不怪，更何况，在各种赤裸裸的利益争夺之中，争名人故里好歹也算是为炒作来带动旅游业发展。

否认无用 指责有理?

虽然有媒体直击现场后表示，三地多多少少都有些西门庆的“影子”，如阳谷狮子楼景区里的武大郎炊饼店、扮演潘金莲的年轻女子，黄山“果园”的导游们也常常乐于讲些西门庆的轶事，但能够肯定的是，这些大部分为民间自发，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打出西门庆的名牌，当然也就无所谓什么“西门庆故里”之争。而从阳谷、临清等地的网站贴吧中，也能得知当地群众对此反应激烈，说“从未争过什么西门庆故里”，而且对“被故里”之事甚是“愤怒”。看来，借西门庆敛财只是个别人的小算盘而已，还远达不到地方政府和全民“争夺”的程度。

在百度“阳谷吧”中，一位阳

长期偏见中的金学研究

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第一部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网络结构小说，第一部由人物类型化向典型化过渡的小说，第一部最有争议的小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所称的“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头戴这些光环，《金瓶梅》无疑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这部作品以西门庆的一生及其家庭从发迹到败落的兴衰史为主线，一方面辐射市井，一方面反映官场，展开了一个时代的广阔图景。书中以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西门庆及其妻妾的家庭活动，其中还包含了一些自然主义的性描写文字(约2万字)，因此在其流传的三五百年的过程中，被历代列为禁毁书目。

从《金瓶梅》到《红楼梦》，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由《金瓶梅》开创，也由《金瓶梅》奠定基础。有研究者对其曾有这样的评价：“很少有一部小说如《金瓶梅》携带着这样多的疵议恶评，亦很少有一部小说像它这样深刻厚重、刺世警世、勾魂摄魄……”

尽管在学界有许多专家将《金瓶梅》与《红楼梦》相较，论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两个高峰，然而或许是受了西门庆恶名的牵连，相比有些贵族化的显学红学而言，金学研究却境遇不佳。正如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敢教授所言，金学研究存在两个严重的不相应：一是专家认识与民众认识严重不相应。一方面，金学研究者在圈内津津乐道，对此书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在社会上谈“金”色变，好奇有余，知解甚少。二是学术地位与文化地位严重不相应。一方面，《金瓶梅》研究与其他学科分有同样，在学术界实际拥有同等的地位；另一方面，《金瓶梅》的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又受到诸多限制。

2003年6月，民政部宣布取消63个社团开展活动的资格，中国金瓶梅学会被首当其冲地列在了名单第一位。这一时引起了诸多非议，许多不解内情者自然而然地认为，学会是被“淫书”《金瓶梅》的恶名“牵连”了。事实上，学会被注销的原因是对社团规章不甚了解，导致未按规定进行年审注册。

至于民政部通告中为何将金瓶梅学会名列第一，就不好猜测了。虽然经过黄霖先生努力，2004年复旦大学已同意作为学会挂靠单位，但至今研究会仍处于申办登记的过程中，在未准予登记之前，只能以筹备委员会名义暂行开展工作。

然而金学队伍毕竟是重新集结起来了，吴敢欣慰地表示，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成立以后，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和一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两辑《金瓶梅研究》(第八、九辑)。金学研究因此得以薪火相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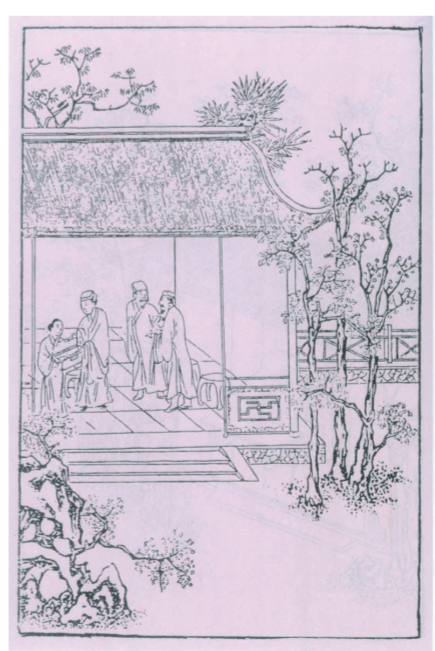
这固然是幸事，但对于《金瓶梅》，无论圈内人如何认同、赞叹，有些人始终难以卸下那副戴了好几百年的有色眼镜，即使是在社会如此开化的今天。从莫须有的“西门庆故里”一说，从由此一传说引来的无数拍砖之文，我们可以反省的很多很多。不是吗?



西门庆与潘金莲在王婆家初会——第三回



“妻妾玩赏芙蓉亭”——第十四回



“西门庆捐助朋友”——第五十六回

以上三幅均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插图

特评

先请看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子，村里的乡亲们有姓曹的，姓李的，姓赵的，姓乔的，还有复姓西门、诸葛什么的，据说都是名人之后。包产到户之前，特别是“破四旧”那会儿，村里人都不好意思提祖上那些事儿，结果家谱烧了，祠堂拆了，连老祖先生在哪家老屋也记不清了；包产到户以后，特别是近年来县里、乡里提出要搞“名人文化旅游”之后，村里人仿佛这才想起了祖宗，纷纷在家里供起祖宗牌位(据说只有西门家的没好意思供)，招徕慕名而来的游客办起了“农家乐”，但村里的绝大多数老屋连地基都铲平了，盖起了小洋楼，谁家才是正宗“祖屋”更没人说得清了……

于是几家名门大姓的自家兄弟常常为这事儿有理没理拌几句嘴，但吵归吵，毕竟不像争田争水那么当真，也毕竟大伙儿心里都觉得对祖宗有愧，更有聪明人化“炒”为“炒”，村子被炒得名声大振、大家“共同富裕”，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村里有个到城里读过几天书的后生不乐意了。这后生到城里见了世面回来，在村里开了个书摊，贩卖自己撰写的山寨版“文化苦旅”模样的小人书，顺便带着个手相运势什么的，倒也勤快，还是乡亲们不买账，生意老不见起色。于是有一天，闲得无聊的这后生灵机一动，竟在几家大姓的屋后先后放了把火，背着个据说装着这些年来村里“不得不说的故事”“名人故里争夺战”的杂志，曹家、李家、乔家……隔一周从袋子里掏出一包“家长里短”扔出来，引得正愁没米下锅的各路媒体疯抢……当后来有记者追问他为什么这么干时，他竟恍若失了忆，作沉思状而不答，甚至反诘给记者一句：“何至追问如此……汝非好事者乎?”

以上，是笔者效仿某人笔法现炒现卖的原创“故事新编”。不必对号入座，明眼的读者自会看出，这与时下某“人文学者”抛出的“名人故里争夺战”系列文章引发的媒体跟风“乱战”有关。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悠悠中华名人辈出，有流芳百世的，也有遗臭万年的，有生卒时间、地点有据可考的，也有有关记载散佚、只留下雪泥鸿爪让人费猜的，更有本属文学虚构人物却栩栩如生令人“宁可信其有”的，不一而足。“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若能活到今天，估计不会这么写了——从时光机器进入2010年4月，一位名叫裴钰的“人文学者”开始以“每周之歌”的频率在《中国经济周刊》(同时也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中，开头便是“不久前，曹操族子曹休之墓在河南洛阳被发现，大大扩展了曹氏家族的分布区域，成了百上千年的历史或文学虚构名人均遭遇了‘非诚勿扰’，成为酷炫一时的‘文化超男超女’，只是经裴学者玩得精熟的看家兵器——‘区域经济’和‘文化产业’放大镜一照，便都失魂落魄，找不到回故里老家的路了。”

这位看名字似有古名士之风的裴学者究竟何许人也?怨裴学者孤陋寡闻，在其发炮“名人故里争夺战”之前，对其几乎一无所知。本来以为是个白胡子老头，于隆隆炮声中检视其博客，方知其为年方不惑“眼镜秀才”(毕业于天津卫某大学历史系，先后做过电台记者和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编辑，如今已俨然以“人文学者、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身份傲立江湖也。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都不容易。观其面相，览其博文，笔者觉得裴学者还算个厚道人。对其在其他方面的文章和言论，笔者不做评价。毕竟当今社会据说已进入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和快餐化时代，什么都知点儿懂点儿，什么都能说点儿写点儿的“文化纵横家”(有人说是“文化混账儿”，窃以为太过言重了，不敢苟同)的存在还是当领风骚、符合时代需要的。笔者在此要提醒裴学者的是，您这次看来是蓄谋已久(据说耗费了您十年功力)的针对“名人故里争夺战”的“连珠炮”，也许战略指导思想不错但战术操作欠佳，炮管有点生锈，准星有点偏，膛线有点歪，结果本该打苍蝇蚊子的炮弹却误炸了花花草草，实在是可惜了!而面对误炸后引起的抗议、您的辩解和逃避也实在是有点不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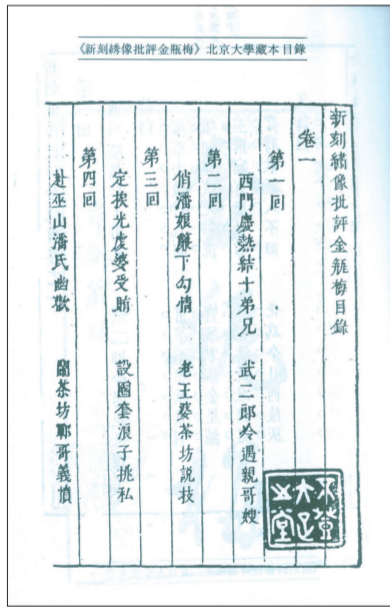
名人故里之争自古就有，本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近年来，随着各地对文化拉动经济作用的认识加深，名人故里之争也从一个文化和学术问题演变为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诉求和博弈，但学术证据上的争论毕竟是根本。按裴钰所述，“名人故里争夺战”这个专栏原计划是写大约30篇相关领域的文章，重点反映“故里现象”这一文化产业发展历程中的个案，并且透过个案来观察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这显然是为了符合《中国经济周刊》的“经济”口味定下的调子，有意对最敏感最本质的文化和学术问题进行规避，但他显然没驾驭好文。他也自称本来并不想渲染“争夺”本身……但“自己之前并没有想到这些文章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尽管他有意从“文化产业”和“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试图抬高名人故里之争的全局性和经济学意义，但一周一个所谓案例的罗列材料、平铺直叙，对学术问题、语言逻辑的故意忽视甚至将错就错，再加上学识水平的局限和笔力的不逮，使得自己臆想中的“经济观察”沦为停留于表面甚至硬硬百出的对名人故里之争的又一轮平庸炒作。

偷换概念、逻辑混乱、资料陈旧、故作深沉、拉郎配和乱点鸳鸯谱，这是裴钰已发表过的所谓“名人故里争夺战”系列文章给笔者带来的最直观印象。对“故里”就是故乡、出生地的概念，他为了拼凑所谓案例故意模糊。比如《李白故里之争：两国四方的较量》、湖北安陆作为李白20多步出蜀后娶第一任老婆的地方，叫“第二故乡”都勉强，有什么资格争“李白故里”?但裴学者就是装糊涂不点破。《西门庆故里：野百合也有春天》更是主题先行、无中生有，此文引起轩然大波后，他竟在进行辩解的博文里提出否认的黄山西溪南镇官员“级别不够”，这样的辩驳苍白无力而可笑。而在他最近的一篇博文《文化旅游发展的瓶颈与“亳州烦恼”》(同时也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中，开头便是“不久前，曹操族子曹休之墓在河南洛阳被发现，大大扩展了曹氏家族的分布区域，成了百上千年的历史或文学虚构名人均遭遇了‘非诚勿扰’，成为酷炫一时的‘文化超男超女’，只是经裴学者玩得精熟的看家兵器——‘区域经济’和‘文化产业’放大镜一照，便都失魂落魄，找不到回故里老家的路了。”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但说来奇怪，像裴学者这样拙劣的“操盘手”炒出的怪味夹生饭，食之如甘饴的也大有人在。特别是跟风炒作的各路媒体，从李白、赵云到诸葛亮，裴钰每抛出一篇都让他们忙得够呛(其实细水长流的裴钰每发一篇都有下周下一篇的预告，为什么没有媒体利用这个时间差，根据预告的内容自己迅速独立采访，抢到裴钰前面去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实际内容是优是劣，裴学者的炒作已经成功了，起码笔者以后再听到其名时也会觉得如雷贯耳了。他“精心”策划的此“文化产业案例”系列报道也确实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做了贡献。个股飘红，大盘看涨，皆大欢喜，幸甚幸甚。

拙劣的「名人故里争夺战」幕后操盘手

逸人



元开发“西门庆故里”“《金瓶梅》遗址公园”等项目的说法，属于无中生有。

否认：假正经还是真委屈?

当然，阳谷、临清、黄山三地被卷入此事，也未必全是空穴来风。阳谷近年来一直着力打造“武松故乡”的品牌，临清称该地是《金瓶梅》故事发生的背景地。2006年，黄山一名本土学者则称西门庆的原型是当地的一名徽商，还曾有一家浙江旅游公司借此打出“《金瓶梅》遗址公园”的牌子。

因此，这样的否认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记者根据裴钰文中的线索一一查找，在阳谷政务网上找到了《阳谷县服务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和《中共阳谷县委、阳谷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全县服务业发展的意见》等文件，但文中仅提到“注重挖掘《水浒传》、《金瓶梅》等历史名著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打响水浒、古运河两条旅游线和阳谷古城的品牌”“搞好历史人文收集整理与传播，做大做强《水浒传》、《金瓶梅》



▲齐鲁书社《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封面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北京大学藏本目录

“在黄山脚下生生地‘孵化’出全新的徽州文化游”也被否认。据介绍，西溪南镇2009年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旅游基本是零”，江海称该镇发展的重点从来不在旅游上，也从没有想过依靠“西门庆故里”有炒作来带动旅游业发展。

否认无用 指责有理?

虽然有媒体直击现场后表示，三地多多少少都有些西门庆的“影子”，如阳谷狮子楼景区里的武大郎炊饼店、扮演潘金莲的年轻女子，黄山“果园”的导游们也常常乐于讲些西门庆的轶事，但能够肯定的是，这些大部分为民间自发，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打出西门庆的名牌，当然也就无所谓什么“西门庆故里”之争。而从阳谷、临清等地的网站贴吧中，也能得知当地群众对此反应激烈，说“从未争过什么西门庆故里”，而且对“被故里”之事甚是“愤怒”。看来，借西门庆敛财只是个别人的小算盘而已，还远达不到地方政府和全民“争夺”的程度。

在百度“阳谷吧”中，一位阳